



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

远去的炮声

张立江
〔著〕

没想到这个弹丸似的小镇

夜色这么美

星斗阑干

多像一门正在射击的火炮

东沟、西沟稀稀拉拉的灯光

好像两架八字形的炮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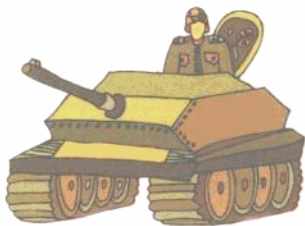
灯火集中的下坎就像粗壮的炮筒

远处山顶那闪烁的电视插转台

恰是刚刚着地炸响的炮弹

啊！山城博克图

像是一座威武的炮城



白山出版社

BAISHAN CHUBANSHE

张立江◆著

远去的炮声

YUANQU DE PAOSHENG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炮声/张立江著. —沈阳:白山出版社, 2002. 6
(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

ISBN 7-80687-013-X

I. 远… II. 张…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0535 号

白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政编码:110013

中共沈阳市委机关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8.75 印张 203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一版 2002 年 10 月(沈阳)第一次印刷

责任编辑:高 姗 责任校对:赵 中

装帧设计:赵连志

印数 1—2000

ISBN 7-80687-013-X/I·5

共五册 定价:80.00 元 (本册定价:16.00 元)



序

《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杂想

中 夙

汉文化是以两河(黄河、长江)流域为中心向外延展的,呈渐行渐弱之势。或许是这个缘故吧,在中原人眼里,东北乃蛮夷之地。你们东北有什么呀?他们每每这样问。倘若你还敏感,就知道讥诮和不屑都在里面了。也不能怪人家的不是。那年去西安,我就着实被那里的俯拾皆是的秦砖汉瓦吓了一跳,想:以东北贫弱的文化土层,生出一个“二人转”是可以的,产出大艺术家大文学家怕是不容易。古代不说了,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在其中占了席位的东北人有几个,可以掰指头数





嘛。

江南自古多才子。在我的作家圈子里，有好多人都有地缘上的自卑感。

但自卑不是自贱，更不是自弃。现代实验表明，在自卑的群体和部落中，常常孕育着反向的改变命运的强烈欲望。

许多年了，东北作家一直呼号嘶叫着，向当代的中国文坛发起一波又一波的冲击。这其中也包括了驻东北沈阳战区的军旅作家。大概是1987年吧，中才兄曾代表沈阳军区作家喊出“冻土文学”口号，紧接着一人骑一部长车，从黑龙江源头洛古河出发，流寇一般的生猛，将沿江的大小城镇、哨所边卡扫荡个遍，希图发现点什么，希图在冻土之上建立起独属东北的军旅文学。这是一个梦，一个“结”，一个美丽的“结”啊！

我更愿意把《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的问世，置放在上面这个背景下。值得一说的是，这五位散在东北各地的青年作家，职业是编辑是干事是指导员。在现今这个喧嚣纷扰的商业时代，没有相当的定力，是守不住艺术贞节的。单是这一点，他们就很不可贵了。

较之他们的作品，我更熟悉他们的人品。王伏焱是踽踽的独行者，不大入群。脸上时而漾出笑，但惯常的表情更像一个思想者。他做干部工作，对世事剔透，但他看的清楚却往往做不来。更多时候，他活在自己构筑的精神世界里，把玩艺术并以为得趣。于是就有了两个王伏焱，显形的和遮蔽的。张立江的表情永远属于解放区，不是有首老歌叫“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么。流畅，明快，欢愉。他是一个能用情绪感染别人的人。虽然他很聪明，有时也可





以用狡黠来形容。戴鹭懿——新近起的名字，此前叫戴默，再往前人称戴守莲。把生命符号认真地改来改去，本身就是性格的隐喻。表象是柔弱的，还有一股子挥之不去的忧郁。有时简直是忧伤和幽怨，并且没来由。她的柔弱包裹着坚硬，她的忧郁、忧伤随时都可以化做坚强。她小女孩一般笑眯眯地对你，可不等你开口，她已经把你的心思尽数捉了去。与之相比，张秀梅属于另一类。有点涩，还有点艮，一副淑女模样。如轻风月影一般，她悄然来去。她似乎拙于言词，那是因为她善于使用一对灵秀的眼睛，每一顾盼流闪，意思都在里面了。

五人中，胥得意算是小老弟。机巧却不油滑，活泛却不失严谨。长一双纤细的眼睛，看人看事也十分的纤细。指导员成就了他的老到，不过在另一场合，另一种在他看来可以放开的场合，他会激情四射，展示种种浪漫给你。于是你就知道文学女神为什么会钟情于他。

文即人。罗嗦这许多，其实我是想说这五部作品的叙述。比方王伏焱的诡谲，张立江的明快，戴鹭懿的忧郁……叙述表情无论如何是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帮你找到自己的风格。我从来以为，作品是作者思想和情感的分泌物。你人是怎样的，作品大抵是怎样的。鲜有作品和人悖离的情况。对熟悉的作者，欣赏他们作品的密趣也就在这里了，我想。

很多年前，我曾在自己的一本小书的后记里这样感慨：文学是一条美丽而湍急的河流，很多人抵挡不住她的诱惑而溺死这里。其中少数要须借助天赋，并以世人不可理喻的隐忍一路打拼下去，方可登临彼岸。我接着又叹道：即使如此，即使你戴着世俗的花环独步彼岸，又能怎





远去的炮声

YUANQU DE PAOSHENG

《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余翀

样啊？

现在我想说，既然生命不可避免地选择了文学，那就做下去吧。不做又能怎样啊？

《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是驻东北沈阳战区业余创作实力的一次展示。我相信，它的问世不会是扑哧一声，而是轰隆一声。

2002年7月15日于沈阳大西寓所





樟 子 松

——立江人与文缘写

杜守林

白山出版社高姗编辑让我为张立江的小说集《远去的炮声》写篇评论的时候，我刚从被樟子松包围着的大兴安岭边防连队公出回来。一瞬间我定下了这个题目。首先，我觉得立江这个人和他的小说与樟子松有相似的地方。其次，没有任何树木让我激动，惟有樟子松，因为它更像平时期的军人，军人既是挺拔的，也是多姿的。

樟子松，又叫美人松。立江长得就如同男人杂木林中的一株美人松。和立江相比，我长得像一棵弯曲的柞树。我和立江的共同之处是一起生长在一片文学的森林之中。我和立江曾经是同一个集团军的战友，但没见过面，就是见过面也不认识他，那时候我是驻名城集团军的战勤处长，他是一个小山沟里的排叉子。我们第一次相识是在军区组织的笔会上。我的第一印象是立江不仅长得帅，而且唱歌跳舞嘻嘻哈哈的挺洒脱。几年的接触，从立江小说创作的轨迹中我发现，那时候的立江脸在笑，心在哭。那时候他的心哭出来的泪有点像混汤面条。现在他心哭出来的泪却像东北腊月天房檐下的冰溜子那样透明和坚硬。

立江小说风格的生长，也许和他丘陵般的生命历程





紧密相连。

立江最近对我说过，他是在写小说中成熟起来的，是在写小说中懂得爱父母妻儿爱战友朋友和爱生活的。他还说他的小说追求是纯朴的情感。我认为立江自我的文学定位是准确的。立江说话也率真。

立江的童年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却成为他文学创作的富矿。

他的父亲是火车上老实巴交的厨师。有一次他给火线上的东北野战军的部队送饭回来的路上，发现一名躺在荒草丛中的国民党少校军官，他摸了摸少校脖子上的动脉，断定是个死人。见四周没有人，就把少校军服扒下来带回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偶尔穿上少校军服对着裂纹的镜子照……直到那个黑白颠倒的文革年代，他的这个隐密终于被人发现，以国民党军官、潜伏特务的罪名被投进监狱。

作为国民党军官和潜伏特务的儿子，少年立江的境况是可想而之的。立江生长在美丽的边城图们，有一天，受尽欺辱的立江慢慢地懂得什么是苦难，什么是幸福。他说生活中有知心的朋友就幸福了。

活下去是很艰难的。好在出狱后又遭不幸的父亲在临终前想方设法让儿子参了军，道理很简单，就是要证明他不是国民党军官和潜伏特务。就这样，立江走入大兴安岭深处的守备部队。就这样，立江走进了文学。

军旅仕途上的立江并不顺利，排、连、营、团、军、师和大军区都干过了，调来调去，最后落脚在一个小小的文化工作站，而且正面临军旅生涯的尽头。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立江是那么的热爱军营生活。20多年紧贴身体的军





装,这是立江文学创作的另一个富矿。

立江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一些时时刻刻撕咬他心的人。比如《父亲带我回家》中的老父亲,又比如《鲜花》中的傻子,还比如《守墓者》中的黄毛。最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收入这个集子里的中篇小说新作《我连长的家在哪里》中的老连长,这位老连长撕咬了立江的心好多年了。我认为《我连长的家在哪里》是立江小说创作当下的制高点,这是一篇让人激动不已、潸然泪下的好军旅小说。读立江的小说,就像观一条条鱼翔浅底,水面上飘着红叶的秋河——那是丰沛的情感流动。立江的小说中少见理性。小说语言就像他人一样朴素明朗。

军人都是好男人。这是立江的观点。立江最看不惯那些专爱揭军队疮疤给老百姓看的作家作品,认真地读一读立江的作品,说他是“军旅歌手”并不为过。

从1996年的第一篇小说《月牙站台》,到今年的《我连长的家在哪里》,七年间他的小说创作已达百万字,作为一名业余作家是多么的不容易啊。文友伏焱给我讲过一件事。有一个周末,立江把老婆孩子“赶”回娘家,自己关在屋子里写小说。天快亮时饿了,跑出去买方便面,门“咣当”一声锁上了,大冬天,他穿着衬衣裤被关在门外……

也许立江现在还算不上著名或知名作家,但我坚信,他会一步一步坚定地走向文学的黄钟大吕,撞出一声巨响或绝响的日子不会太远,撞响文学黄钟大吕的撞槌,我想一定是樟子松原木。





目 录

1	《红松林军旅青年文丛》杂想	中 夙
5	樟子松	
	——立江人与文速写	杜守林
1	父亲带我回家	
23	鲜花	
35	守墓者	
44	远去的炮声	
82	野菊花	
94	在来世里走一回	
117	大树同根	
144	遥望	
155	红娃	
164	准女婿	
170	风雪夜影	
176	哦,绿军装	
183	水洞	
190	根梅	





远去的炮声

YUANQU DE PAOSHENG

目 录

195	红山石
209	亮女
215	呼伦哨
234	月牙站台
240	文化干事
261	后记
263	编后记 士兵是一种美丽的树种





父亲带我回家

(一)

明天就要送父亲走了，可那套军服沉沉地压在我的心上。

我端着一杯热茶走近母亲，母亲睁开眼睛，苍白的脸抽动了一下，说，穿上军装去见你父亲。这瞬间我突然发现母亲的头上爬满了白发，眼里布满了血丝，从母亲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种深重的疲惫和忧伤。

母亲接过茶杯，呷了一口。我接过母亲手中的茶杯，放在茶几上，轻声说，我知道，该去看父亲了。母亲扶着沙发站了起来，说，别忘了带上那套军装，我点了点头，出了客厅。

这几天，我始终着便服，跑前跑后的方便。我穿上军服对着镜子照了照，才意识到自己几乎没穿过军装回家。

我陡然想起了什么，踩着椅子，从衣柜上搬下磨得白了边的皮箱，打开，上面是几套发了白的蓝布衣。我从箱底翻出那套军装，塞进皮包里，换上军装，走出卧室。

这些天，这套军服一直压在我的心里，想父亲的时候就翻出这套军服，找出剪刀，想把它剪成千片、万片，做成“纸钱”为父亲铺一条通向另一个世界的路。





走出家门,我想打辆出租车,母亲说想走走,我只好搀扶着母亲走在大街上。母亲发白的头发有些零乱,脸上往日慈祥的笑容像被父亲不散的魂勾走了。

在副食品冷冻厂工作的老邻居刘大爷早已等候在冷库门前。母亲让我在门前等着,她与刘大爷进了冷库。不一会儿,母亲抱着近一米长、外面裹着白色塑料布的东西出来。我疑惑地看了看母亲,也没问里面包着什么东西,接过来抱在自己的怀里,只觉得上面凉凉的。我全身抖了一下,看了母亲一眼,好像从母亲的目光里看出了什么,我用力地抱紧怀里的东西。

母亲握了握刘大爷的手,转身欲走,刘大爷沉重地说,山子,骑我的车,送你母亲上医院,医院离这儿还有几站地。我感激地点点头。

我将怀里的东西交给母亲,把皮包挂在自行车把上,驮着母亲向医院驶去。

母亲坐在车后紧紧抱着怀里的东西,脸颊贴在我的背上,我感觉母亲又流泪了。

清凉的夜风水一样撩拨着我的脸颊,我觉得自行车把上的皮包沉甸甸的。皮包里装的是一套军服,一套属于一个特定时代的军服,这套军服让我想起父亲,是它改变了父亲的一生。

(二)

父亲一米八零的个头,站在那里结结实实,那双大脚大手让人看了有巨人般的感觉。父亲的眉毛又粗又重,给人一种威严,这种威严至今仍让我觉得父亲曾经是一位





堂堂正正的军人。很小的时候，父亲带我到几里外的山上砍柴火，我背着一捆柴火走不动了，父亲坐在柴火上，看着我笑。我坐在地上哭，父亲一只大手抓起柴火背起就走，大脚板飞快地迈动着，远远地把我抛在了后面。我有些害怕了，爬起来在后面追着，父亲那吧嗒、吧嗒大脚板的声音一会儿就消失在林子里。等我到了家，父亲的那双大脚已泡在了热水盆里，我却似一摊泥倒在了床上。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父亲的一只大手就把我从被窝里拎了出来。我看见父亲已穿上那双特大号的黄胶鞋，知道晨练的时间到了。我气喘吁吁地跟在父亲身后跑向江边。在沙滩上，我看见父亲那双大脚板落在沙滩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窝。父亲在一块光滑的石头旁停了下来，脱下那双特大号的黄胶鞋，整齐地放在石头上。在晨光下，我发现鞋尖已落有补丁。这是一双军用黄胶鞋，父亲只有晨练的时候才穿上它。江风有些凉，父亲开始一件件地脱衣服，脱得只剩下一条短裤。父亲走到江边，撩起江水热身，一会儿，身上隆起块块肌肉。父亲热身后向江中走去，江水齐胸深时，父亲一跃，一个猛子扎入到江水里，我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

父亲不知从什么时候养成强身健体的好习惯，好像他真的上过黄埔军校。我想父亲年轻的时候一定当过兵，而且有可能是一位教官，否则我从小就不会受那么多的磨炼。至今我还常常梦见与父亲挖菜窖的事。那时候我还没有铁锹高，挖起土来非常费劲。父亲给我找了一把小铁锹，让我跟在后面挖，一会儿，我的手就磨出了血泡。一天，窖已挖到一人深时，父亲一跃就跳了上去，喊我回去吃午饭。我知道喊父亲是没有用的，流着泪抓着泥土拼命





往上爬，摔下来好几次。母亲跑过来，一边拉我的手，一边埋怨父亲。父亲扯住母亲说，你儿子已是个男子汉了，让他自己想办法爬上来。母亲急了，冲着父亲喊了起来，说，如果你不把儿子拉上来，以后就别想见我们母子。母亲是来真的了，父亲见状，高大结实的身体弯了下来，向我伸过他的大手。我望着父亲厚实的大手，没有去抓，拼命地挥舞着铁锹，土堆一点点增高。父亲也急了，瞅了母亲一眼就跳了下来，用他那双大手像捧起了个易碎的古董，小心地把我放了上去，然后冲着母亲孩子般地傻笑。

在我看来，父亲一生惟一怕的就是我的母亲。我想父亲这样的硬汉子就怕母亲这种柔弱的女人。

父亲在母亲眼里是梁山好汉般的那种男人。其实父亲只不过是一个厨师。母亲常说，我最愿看你父亲耍大勺时的潇洒劲儿。

父亲从小就跟着爷爷开饭馆，学了一手绝活，在我们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是出了名的四大厨师之一。父亲的菜炒得好吃，他的面抻得更绝。父亲抻起面来像魔术师，一团面在他那双大手里揉着揉着就飞了起来，由圆变长，越拉越长，似千条银绳交错着在父亲眼前飞舞、跳跃，越跳越高，抻出的面条似橡皮绳怎么抻也抻不断，围观的人不时拍手叫绝，排着长队等面下锅。父亲做的抻面，吃到嘴里滑滑如丝，筋筋润口。

父亲的烹调也有绝活。父亲参加全省的烹调技术大赛的时候，母亲也跟着去了。参加大赛的十几个厨师同时炒三个菜，前两个炒同样的菜，第三个要拿出自己的绝活。开始，一样的速度，一样的加料，连大勺打击的声音都是同频率的，“得得”的似马蹄敲打在原野上，格外入耳。





慢慢地，在杂乱的打击声中，母亲能准确地辨别出父亲那悦耳的打击声。父亲炒完两个菜，转身对母亲说，出去帮我买6根冰棍。

母亲讲到这，两只眼睛亮亮的很美丽，接着她用手捋了捋前额的散发说，当时她还以为我父亲渴了，很快就买回了6根冰棍。这时她看见父亲手里的大勺翻滚着油浪，随手接过6根冰棍，像一朵花插在宽厚的手掌上。他将滚烫的油倒进另一口油锅里，在升起火团的锅里加了些糖，飞快地用小勺磨面似的在大勺里磨了起来。磨着磨着，他用小勺在上面沾了沾，熬好的糖浆蜂拥而起，将小勺托起。他掌中洁白的冰棍此时在油锅里扎了一头，油黄黄地跳进大勺里。大勺随着一团火球在空中飞快地舞着，6根冰棍在大勺里旋转起来。瞬间，黄澄澄、油亮亮的冰棍倒进了盘子里。我父亲抻起两根挂满浆丝的冰棍时，周围响起了阵阵掌声。

母亲讲到这儿，有些得意，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骄傲。

这是父亲作为一位普普通通厨师一生的自豪。还有一件让父亲自豪的事，是我穿上了军装。我穿上那肥大的军装时，眼前立刻浮出父亲的那套军服，心里一阵阵慌乱，忽然明白父亲为什么让我当兵。

我高中毕业那天，父亲为我做了许多菜，给我斟了一杯酒，说，毕业了，准备干什么？我摇摇头，看着那杯酒，想必一定又苦又辣。父亲端起那杯酒，说，喝了这杯酒去当兵。我没吭声，接过酒一口干了，呛得我直咳嗽，眼泪也下来了。父亲笑着又给我满上一杯，说，当兵哪有不喝酒的，多喝几杯就好了。那一晚，我没喝几杯就醉了，迷迷糊糊

